

事類賦

十一

事類賦





事類賦卷第十七

勃海吳淑撰奉

勅注

飲食部

茶

酒

茶賦

夫其滌煩療渴

唐書曰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謂蕃人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

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換骨輕身

陶弘景雜錄曰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茶

薜之利其功若神

說文曰茶苦茶也即今之茶薜

則有渠江薄片

茶譜

日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西山白露

茶譜曰洪州西山之白露

雲垂綠脚

茶譜曰表州之界橋

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筴其心之有綠脚垂下

香浮碧乳

茶譜曰婺州有舉巖茶片片方細所出雖少味極甘芳

煎如碧乳也

挹此霜華

茶譜曰傳巽七誨云蒲桃宛奈齊柿燕栗常陽黃梨至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寒温

既畢應下霜華之茗

却茲煩暑

茶譜曰長沙之石楠採牙為茶湘人以四月四日摘楊桐草搗其汁伴米而蒸

猶饒糜之類必啜此茶乃去風也尤宜暑月飲之

清文既傳於杜育

杜育薜賦曰調神和內倦

懈康除精思亦聞於陸羽

茶譜曰唐陸羽著茶經三卷

若夫擷此阜

盧

廣州記曰阜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南人以為飲

烹茲苦茶

爾雅曰檟苦茶注樹小似梔子早採者為

茶晚採者為茗薜蜀人名為苦茶

品之紫綠第其卷舒

陸羽茶經曰紫者上綠者次筴



者上牙者次葉卷

桐君之錄尤重

桐君錄曰巴東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又白茶狀如

者上葉舒者次

色稍白 仙人之掌難踰

茶譜曰當陽縣青溪山仙人掌茶李白有詩

豫章之嘉甘

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為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王肅之貪

酪奴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好魚彭城王駸嘗戲謂肅曰卿酪奴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

駸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殮亦有酪奴因此復号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

王侯八珍而好蒼頭水厄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恥不復食後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中元又欲為之

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義意荅下官雖生水鄉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笑焉又魏錄曰琅琊王肅昔仕南朝好茗

飲葷蕪及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之大邦魚比邾莒之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粥作奴

待槍

亭十七

二

是僅

旗而採擷

茶譜曰團黃有一旗二槍之号言一葉二牙也

對鼎鑿以吹噓

左思嬌女

詩曰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晢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貪走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芽劇吹噓對鼎鑿則有療

彼斛瘕

續搜神記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外合便以為大不足後

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

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荅曰此病名斛茗瘕

困茲水厄

世說曰晉

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擢彼陰林

陸羽茶經曰藝茶欲茂法

如種瓜三歲可採陽岸陰林紫者上綠者次

得於爛石

陸羽茶經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

先火而造乘雷以摘

茶譜曰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

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精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上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限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老時到城市人見容自常若年三十餘眉髮綠色其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採摘不廢唯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鷲獸時出人跡稀到矣今蒙頂茶有露鉸牙錢牙皆云火前言造於火禁之前也

吳主之優韋曜初沐殊
恩 吳志曰孫皓每宴席飲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

酒至於寵衰更見 **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
晉書曰陸逼強輒以為罪 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倅恠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為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倅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

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別有產於玉壘**
茶譜曰玉壘關外寶唐山有茶樹產

於懸崖笋長三寸 **造彼金沙**
茶譜曰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五寸方有一葉兩葉 泉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

事十七

三

九

接界於此歌土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勅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太守或還旆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鷲獸毒虵木魅焉 **三等為**

号 茶譜曰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火井 有早春火前火後嫩綠等上中下茶 **五出成花**
茶譜曰茶之別者有枳殼

牙枸杞牙枇杷牙皆治風疾又有皂莢牙槐牙柳牙乃 早春之來 上春摘其牙和茶作之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賓化 茶譜曰涪州出三般茶賓化最上 製於早春其次白馬最下涪陵 **橫紋之出陽坡**
茶譜

曰宣城縣有丫山小方餅橫鋪茗牙裝面其山東為朝日所燭号 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人士題曰丫山陽坡橫紋茶

復聞滄湖含膏之作
茶譜曰義興有 龍安騎火之名 滄湖之含膏

茶譜曰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 栢巖兮鶴嶺 茶譜曰福州栢

巖極佳又洪州西山 鳩阮兮鳳亭 茶譜曰穆州之鳩阮極妙茶經曰生鳳亭山飛雲曲水二寺

青峴啄木二嶺者與壽州同 嘉雀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盈 茶譜曰蜀州雀

舌鳥嘴變顆蓋取其嫩牙所造以其牙似之也又有片甲者牙葉相把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嫩薄如蟬翼也 冬牙早

秀 茶譜曰蒙山有壓膏露牙不壓膏露牙并冬牙言隆冬甲坼也 麥顆先成 見上 或重

西園之價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麵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或侔

圓月之形 茶譜曰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鄉茶研膏為之皆片團如月 並明目而益思

本草拾遺曰臯盧苦平止渴除痰不睡利水道明目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豈瘠氣而侵精

事一二

四

在直

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

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又有蜀岡牛嶺 茶譜曰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

蜀岡有茶園其味甘香如蒙頂也又歙州牛梳嶺者尤好 洪雅烏程 茶譜曰眉州洪雅丹陵昌合亦製餅茶法如蒙

頂吳興記曰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苻 碧澗紀号 茶譜曰有小江園明月紫

筍為稱 茶譜曰蒙頂有研膏茶作片進之亦作紫筍 陟仙厓而花墜 茶譜曰彭

州蒲村朔口其園有仙厓石花等号 服丹丘而翼翼生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至於

飛自獄中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日擗一器茗往市粥南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

路傍孤貧乞人或執而繫之 煎於竹裏 茶譜曰唐肅宗嘗賜高士張志和奴

於獄夜擗所賣茗器自牖飛去

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妻名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
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効在不**

眠 博物志曰飲真 **功存悅志**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 **或言詩為**

報 茶譜曰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每因茶飲

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而嗜茗感子茶

茗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

言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渾也

或以錢見遺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

有古冢冢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冢母止之夜夢人

致感去吾雖潛朽壤豈忘賢桑之報及曉 **復云葉如梔子花**

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耳

若蓄薇 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

如白蓄薇實如餅鬪葉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 **輕颺浮雲之**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薈注設音設

事十七 **美霜苛竹籜之羞** 茶經曰茶千類萬狀略而言之有如胡人

山者輪困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籜者枝幹

堅實艱於蒸搗故其形籬篔焉如霜苛者莖葉凋阻易其狀貌故其

形萎萃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 **唯芳茗之為用蓋**

七經目胡鞞至霜苛八等籬篔音商師

酒賦

魚離于罾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出詩 **若夫儀狄**

初制 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 **少康造始** 世本曰儀

禹孟子曰儀狄造酒美而禹疏之

九投百品之精 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

醞變五味少 **康作秫酒** 醇醞酒之始也烏梅女麩甜醪九投

澄清白酒品酒之終也
一宿三重之美
說文曰醪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耐三重之

酒也醪薄酒也醪音
既陰陽之相感
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

酒也醪音途音縮
亦吉凶之所起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

得而沸是其動也
起造挹此思柔
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注去飲美酒

也
反恥
詩曰凡飲此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左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皆醉也反取未
則有優韋曜而賜苻
見苻賦吳主

醉者恥罰之
而置醴
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嘗為穆

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
定國數石而精明
漢書曰于定

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去楚人
三日僕射
晉書曰周顛頗有酒

將鉗我於市遂稱卧疾
百錢阮子
見錢賦或

石不亂治
陳諫母
掛杖頭注

獄益精明
唱於回波
唐書曰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
養性亦澆於
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至景

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爾其樂
伯歌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

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亮曰
茲在鎬
阮籍曾月中壘隗故傾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

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
挹此如澠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宴中行

合三爵君且雜混非宜席為之散時人稱之
法鄭君
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
爾其樂
相者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

之能釀

抱朴子曰鄭君釀酒法酒成因以附子甘草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憶劉靈**

之解醒

世說曰劉靈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靈曰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誓之耳便可

具酒內婦從之靈跪而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山濤既**

聞於八斗

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陸納才**

堪於二升

晉書曰陸納將為吳興往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

十鬻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曰白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彘在

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拌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去飲酒三升納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素

温更勅中厨設精饌酣宴極歡而罷

陶侃則過限便止

晉書曰陶侃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

已竭躬浩更勸少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孔顛則彌月不醒

宋

曰孔顛為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文舉

啁曹公之禁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

千鐘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而內不能平

簡雍譏先主之

刑蜀志曰先主以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

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伐木許許釀酒有

蕝

出詩注釀所起切以匡曰釀以蕝曰滑蕝美自

傾荒外之樽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

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

採海中之樹

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崎

上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傳瓮中數日成酒 **三雅既聞於劉表** 典論曰劉表有酒爵三大

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刺之驗醉醒也 **百榼仍**

傳於子路 見下唐堯千鐘注 **賞鍾會之不拜** 世說曰鍾毓與鍾會少有令譽其父

書寢因共偷服散酒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

美孟嘉之得趣 晉書曰孟嘉為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

公未得酒 **酌此中聖** 魏志曰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

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

邈問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

事十七

笑顧左右曰 **賜之上尊** 漢書曰成帝賜語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曰君審處焉

方進即 **梁武之稱臧盾** 梁書曰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 **謝奕之逼桓**

溫 晉書曰謝奕為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桓溫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

得一老兵 **行朱虛之軍法** 見劔賦朱虛一何壯注 **醉丞相之後園**

史記曰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淳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參輒飲醉之終莫得言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曰飲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 **或投醪而**

感義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夫一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

滋味及之也 或舉杯而殺人 梁書曰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為賓客張續為湘州路經郢服綸

錢之續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續悲見憤

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謝朓曾聞於拍口

齊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瀟於征虜渚別拍瀟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朓既至郡致瀟數斛酒遺書曰力飲此物勿預人事 管仲

嘗憂其棄身 管子曰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為棄身不

如棄 飲之孔偕 詩曰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樂此今夕 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營

彼糟丘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而沉酒過差兄子秀致書諫止之暄復書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溺茲窟

室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 子良持鎗以乍進 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注窟室地室

事十七

九

原錫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召諸王醺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

章王疑及王勣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延之據鞍而自適 宋

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既營度于五齊 周禮曰酒正掌

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泛泛然如今宜成醪醴者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盎者

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齊音薺緹音體 亦均調乎六

物 禮曰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老忒 遺

羊祜而弗疑 晉書曰吳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

之于時以為華元 折張昭而屢屈 吳志曰孫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

子反復見於今

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擁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率無辭遂為盡爵

嘉皇甫之質厚 北齊書曰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愷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 **鄙**

王琨之儉嗇 齊書曰王琨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 **則有眠畢卓之瓮**

晉中興書曰太興末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去其瓮間取酒飲之掌酒者謂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卓遂引主人醺於 **入步兵之厨** 世說曰阮籍聞步兵厨有貯酒數百斛及善釀者乃求為步兵校尉

飲瀛洲之玉膏 見玉賦瀛洲酌酒注 **挹南岳之瓊酥**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

設王子喬瓊酥酒 **亦聞醉裏遺冠**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曰 **壅頭加帽** 後魏書曰

元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室內置酒十甔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百早 **銀鐘之寵恩** 話見琴賦泉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思話 **縹醪之賜崔浩** 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裴粲則勤以獻誠** 後魏書曰裴粲為中書令帝出

洛濱粲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曰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故粲曰北海志在沉醪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

是以敢獻微 **陰鏗則仁而獲報** 梁書曰陰鏗嘗與賓友飲

誠帝為之飲 **逢**

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行觴者

也 **逢**

也 **逢**

括頸於消難

北齊書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嘗過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

以一輪括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見傾家之次道

晉書曰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恢所貴恢每云見次

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

復聞孔羣喻之糟肉

世說曰鴻臚孔羣好飲酒王導語云卿常

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乎不久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乎乃公更堪久羣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了麴蘖事

孫積其麴封

列子曰子產之兄曰公孫朝聚酒于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

知政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顯父之餞百壺

詩云韓侯

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唐堯之舉千鐘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千鐘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豈顧季鷹之身後

世說

事十七

十一

阮于

曰張季鷹為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也張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且醉

高歡之手中

後魏書曰齊神武帝嘗在司州饗朝士舉觴屬別駕宋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

人合飲此酒

應彼東風

見風賦應類聞於酒溢注

醞茲狂藥

晉書曰孫季舒嘗與石崇飲悵

慢過度崇欲奏之裴楷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冬釀兮夏成

周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三曰清酒江云事酒如今之醪酒也昔酒久酒今之舊醪也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

汾清兮鄴酌

書曰武成親愛河南王瑜嘗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鄴酌兩盃

亦云王瞻三術

梁書曰王瞻為

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豐舒五罪

左傳曰晉侯將

伐潞豐舒大夫皆曰豐舒有三雋才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

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漢有長樂之儀史記曰高帝除秦苛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法為簡易群臣飲酒

爭功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群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第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音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吳有

釣臺之會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

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亦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

色一斗河東之賜後周書曰文帝聞韋叟養高不仕辟之不能

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曰**千日中山之醉**博物志曰劉玄

給河東酒一斗号之曰逍遙公**千日中山之醉**石曾於中山酒

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

家計向千日往視之云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

千**蘇微為之而成疾**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略少醒

夕待盡一門無此**慶封為之而易內**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

酣法汝於何得之**慶封為之而易內**酒以其內實遷于盧蒲

嬖氏易內而飲酒注內實**至若老羌之渴**拾遺記曰晉有羌人

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嬖家**至若老羌之渴**姚馥字世芬充殿

圍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數

之木不足以為蒸薪七澤之糜不足以充庖俎佗言渴於酒羣輩呼

為渴羌後武帝受以朝歌守馥願且為馬圍時賜美酒以樂餘年

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

太守地有清池其味**次公之狂**漢書曰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

若酒馥乘醉拜受焉**次公之狂**皆賀司隸蓋寬饒東鄉特坐許伯

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倒山公之接**

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乃酒也次公寬饒字**倒山公之接**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離**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

脫相如之鷓鴣

西京雜記曰相如還成都以鷓鴣裘就市陽昌鬻酒與卓文君為歡

故其成

禮而弗繼以淫

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

以淫無量而不及於亂

論語曰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

唯公榮而不與

晉書曰王戎嘗如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荅曰勝公榮不可

不與飲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唯公榮可不與飲

獨崔暹而可勸

後魏書曰靜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

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公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干段乞

以迴賜禮成宴醜

韓詩外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即序者謂帝美之之禮跪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

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酒醜衣遇反

名稱

事十七

十三

許明

聖賢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

湛酒泉而在地

瞻酒旗之麗天

見上文舉啁曹公之禁注

味兼百末

漢書曰百末酒酒注百華末酒

也價重千錢

典論曰孝靈帝末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

嘗美味於鄆湖

記曰衡陽縣東有鄆湖釀酒醇美所謂鄆酒晉平吳始薦鄆酒於廟是也

酌不極於青田

古今記曰烏孫

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飲盡更注水隨復成酒名青田酒

復聞敗見宋樽

王孫子新

書曰楚莊王攻宋子重曰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

食饋怪消秦獄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之賢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朔在

屬車中今往視焉朔曰此為怪氣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地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屬車上盛酒為

此故或以青州作号

世說曰桓温有主簿善別酒輒今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

州有齊郡言至臍平原有莘縣言至膈上住

或以建康為目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今清儉強力為政甚得

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号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名傳上頓

宋明帝文章志曰王忱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

自号上頓時以大飲為上頓起於忱也

味稱美祿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

疾百福之會阮孚以金貂相換

見冠賦金貂換酒注

淵明以葛巾見漉

宋書曰陶潛好酒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亦云曲阿既醜

後魏書曰劉藻

為平東別將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甚深對曰臣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賦虜而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

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邯鄲被圍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

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步白楊之野

宋書

曰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彛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

相見坐黃菊之籬

見秋賦白衣王弘之遺注

高允敗德以為訓

後魏書曰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元忠坐酌而自怡

後魏書曰李元忠拜南趙

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

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尚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取陶陶之樂

劉伶酒德頌曰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

或矜

抑抑之儀

詩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必必注必必媒媪

及夫行車酌醴

鳴鐘舉燧

張衡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嘯糟兮歠醪楚

屈原曰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漁父曰舉白兮揚觶文侯與大

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

仁舉白浮君禮射義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

而語又鄉飲酒曰與洗揚觶高昌涇林之貢使獻蒲桃乾凍酒帝

命杰公迓之杰公謂其使曰蒲桃七是涇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

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駁雜凍

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杰公群物之異對曰蒲桃涇林者皮薄

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嗅其氣酸

高寧酒滑而色淺西域蒲桃之味唐書曰蒲桃酒西域有之

故云然杰音竭或以羸肩世說曰畢茂世嘗云一手持蟹螯一

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

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醞盎頒賜群臣京師識其味

蟹螯俱執 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並賜 史記曰沛公先入關項羽至與沛公會謀因擊沛公樊噲

即帶劍擁楯入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樊噲

禮有生

飲之王曰賜之羸肩則有一生羸肩會覆楯於地拔劍切

而啗之王曰壯士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禍之語 禮曰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

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自成湯

至于帝乙成王畏相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業之憂 魏志曰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

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

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

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

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

范泰述傷生之理 宋書曰范泰初為

是安坐飲酒終日不醉

太學博士外弟荆

事十七

十五

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
秦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

若此者也苟忘濡首之戒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將貽腐脅之斃晉書

曰周顓善飲至一石過江每稱無對後有舊對自此來顓
欣然出酒二石對飲而罷明日顓如故視客已腐脅而死故三爵

以退禮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油油以退注洒肅恭貌言音闇言言和恭貌油油恭悅貌

而百拜成禮禮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所以喻之於兵而

譬之於水也南史曰陳暄好酒沈兩兄子秀致書諫之暄荅書云吾常譬言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

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

事類賦卷第十七

事類賦卷第十八

勃海吳淑撰奉 勅注

禽部一

鳳 鶴 鷹 雞

鳳賦

伊九苞之神鳥

論語摘襄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

合度耳聰達舌絀伸采色光冠矩周足距銳音激揚腹文 稟至陽之

純粹

鶡冠子曰鳳鶡火之禽陽之精也

既負禮而蹈信亦戴仁而纓義

事十八

虎蓮

抱朴子曰鳳頭上青戴仁纓白纓義

瞻玄扈而來思

帝王世紀曰黃帝齊

于宮中坐于玄扈有大鳥雞頭燕喙

望黃紳而必至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

位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問之曰鳳皇何如天老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足履正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黃

帝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

因離珠以遞飼

淮南子曰南方有鳥名為鳳天為生食其

樹名瓊枝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

與子孟爵而俱逝

括地圖曰孟爵

人自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末世民世食知孟爵去之鳳皇

隨焉止于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皇食竹實孟

爵食 若乃感六英而鼓舞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

九成而來儀

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應升中而降止

禮運曰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龜 龍假 臨見德輝而下之 賈誼弔屈原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歎河圖

之不至 論語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知周德之去衰 論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嘗

遊郊藪 禮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則鳳皇在郊藪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詎集藩

籬 宋玉對楚襄王曰鳳皇上擊九千仞絕雲霓負蒼天蕃籬之鷗豈能與之量天地之高哉 則有揚雄之吐

西京雜記曰揚雄著太玄夢吐白鳳 蕭史之吹 列仙傳曰蕭史弄玉同居數十年吹蕭作鳳聲鳳皇來至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

賞僧綽之戲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虔累

十二博棊既墜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於懷亦復不惜伯父強稱其長者 奪荀勗之池

晉書曰荀勗自出書監遷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縮機事失之甚固罔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 見夢既

事十八

名於張蒼 唐書曰張蒼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

也紫文鸞鶯鶯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 為祥曾貴於穆之 異苑曰劉穆之

字道民素居京口鳳皇集其庭相人韋敷曰子必協贊大猷 復有感唐堯而負圖 合

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柳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也 為少昊而

司歷 左傳曰郊子對孔子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曆者也 鳴彼高岡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食茲竹實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止帝東園集桐樹食竹實 或

五鷦而十子 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又曰鳳生 或三

文而五色 帝王世紀記曰黃帝坐于玄扈有大鳥其狀如鶴體被五色三文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蓋鳳也

降長樂而止上林

漢書曰五鳳三年鳳皇集長樂宮留十餘刻又集上林

覽九州

而觀八極

天老對黃帝曰鳳能究萬物通天地律五音覽九州觀八極也

或高蹈於大

皇之野

楚詞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見盛德而後下

或傳聞於君

子之國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出東方君子之國

復有巢阿閣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

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阿閣

止東園

見上瞻玄扈注

或因之而作殿

漢書曰元

帝時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

或為之而改年

漢書曰元帝時鳳皇五集乃改元五鳳

既

畫象於宮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皇

更鑄銅

於殿前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皇十三見明帝鑄銅鳳皇高五丈餘置殿前

亦有飲端

瀨於砥柱

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

濯羽翰於弱

水

說文曰天老云鳳五色備舉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安

或因惡殺而來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

或為好文而止

帝王世記曰主好文則鳳皇翔

或煎膠

而續絃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上多鳳麟數萬為羣仙家煮鳳象及麟角合煎作膠名

之為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絕弦連刀切斷刃

或以毛而免死

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

曰燠質二曰暄肌及厲王流于海人得之有

上慈捷對於比雞

宋書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因往東齋請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比大人猶

雞之比鳳承天解嘲於將子

宋書曰何承天為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

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婦
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超宗既美於得毛宋書

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躬淑儀誅帝大嗟賞
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

曰間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
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

檢覓毛至閭江夏亦工於學尾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

待不得乃去
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
觀其戴德揭義履

正負仁問天老而知狀並見上帶黃紳注瑞帝舜而司

晨尚書中候曰帝舜曰朕惟不又百獸鳳晨注云百獸率舞鳳皇司晨豈復將雞務鳥而

競粒抱朴子曰鸞鳥鳳競粒於庭則受辱於雞鶩也與鳧鴈而同群者哉

事十八

楚詞曰鳧鴈皆喙夫梁藻兮鳳逾翔而高舉至如鳴若箏蕭笙帝王世紀曰黃帝時鳳巢阿閣其

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音同金鼓天老對黃帝曰夫鳳小音金鼓資長風以

舉翰唐書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曰有一威鳳憩翻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

霜資長風以舉翰辰天衢而高翔集軒立而載舞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羽翾翾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其鳴鏘鏘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於仲其妻占之

曰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日辰云賀貝世論語摘襄聖曰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堤扶夜鳴曰

善哉晨鳴日賀世集曰歸昌天老對黃帝曰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光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

昌鎮星順而必至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天樞得而下翔

運斗樞曰天出丹穴而德茂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

樞得鳳皇翔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

背文曰義膺月文曰仁腹文曰信降紫庭而道光蔡邕琴操曰周成王琴歌曰

感將九鷦而並至二石為事曰鄴中有鳳皇與四靈而

効祥禮運曰四靈為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是謂四靈或刻木作形自口中

而銜詔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為后在觀上詔書五色紙或以金

為象從樓上以投漳鄴中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安金鳳皇

日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

伊羽族之宗長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有胎化之

仙禽鮑照舞鶴賦曰散幽經以驗物有胎化之仙禽羣鸞鳥鳳以遐騫相鶴經曰

年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薄雲漢而高尋相鶴經曰鶴二年落子毛易

具復七年飛薄雲漢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相鶴經曰鶴

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若乃引負吭抗纖趾相鶴經曰高足麤節

動商陵之悲操見琴賦商陵別鶴注舞晉平之清徵見琴賦

角注亦云清徵翔集既聞於介象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大帝思之

有白鶴來集坐感召復傳於蕭蕭史列仙傳曰蕭蕭史善吹簫能致白鶴陶侃之

墓頭吊客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

周穆之軍中君子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獲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至若

集蘭巖而顧步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

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止金穴而迴翔

茅君內傳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有居任不

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游

豈復畏鷄

鷄之羅網

郝原別傳曰郝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能羅矣

誠以知天地之圜

方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

亦有飲巨蒐之獻

穆天子傳曰至

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

玩崑崙之舞

瑞應圖曰黃帝集崑崙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

其田饒比之而去魯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猶論而食之

者以其所從來近也未若黃鶴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將去君黃鶴舉矣

莊辛喻

之而說楚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於江海俯啄鰕鯉仰斷菱藕自以為無患不知夫射者方脩弧矢治矰繳將

加己於萬仞之上故晝遊江湖夕調鼎俎

自西北而遙集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

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願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

邈江海而遐舉

見上莊辛說楚注

辭吳市而喧闐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嘗半以與女女怨

曰王食我殘魚辱我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邗西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

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

出雷門而軒翥

見鼓賦雷門鶴飛注

孟氏周

王之飲 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孟氏受舞白鶴二八 岱宗漢帝之壇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

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 緱山識王喬之至 見山賦見王喬於緱氏注 遼

東見丁令之還 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

今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 又若鳴必戒雨露 見露賦宵警聞於白鶴注

白非日浴 莊子曰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或馭於江夏之樓 述異傳曰荀瓌

字叔璋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

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烟滅 或飴以潭白丰之粟 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

一雄一雌以潭阜之粟飴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觀其瘦頭露眼 相鶴經曰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精

豐豆毛踈肉 相鶴經曰鶴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 既鳳翼而龜背亦

鸞鳥雁月而鸞腹 出相 宣王見誨於聞天 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 王莽傳方於漬穀 漢書曰王莽以鶴髓漬穀種學仙 至若比

鳥脰而為長 莊子曰鳥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匪雞羣而可亂

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賦聞鮑昭

之美 鮑昭有舞鶴賦 詩播齊高之善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

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八風舞勁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 羊公既訝

於不舞 世說曰殷中軍嘗稱劉尊祖於庾公庾公甚欣便取為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

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能舞 庾域嘗驚焉於忽

見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啜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鳴九臯而寥啜見出

華亭而倩練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願左右而歎曰今欲聞華亭鶴啜不可復得矣遊

衛國而乘軒左傳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子焉能戰

向耶溪而取箭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前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箭頃有

神人至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邪溪戴薪為難願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固一舉而千里豈耳目

之近翫者乎世說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

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喪意林公曰既有陵霄之姿何望月為人作耳目近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鷹鳥賦

事十八

八

非老

伊鍾山之執鳥鳥隋魏彥深鷹鳥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稟

金方之勁氣含火德之明輝見上淪瑤光之純

粹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鷹鳥或聞於蒼君成千日隋魏彥深鷹鳥賦曰二周作鵠于

或重其指如十字魏彥深賦曰指重十字尾貴合盧若乃點血

散花之狀魏彥深賦曰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如錦細班似纈草眸金距之名

既在南而為鷄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鳥鷄皆為佳名鷹鳥有青翅草眸青冥金距之屬

亦與鷄而為晉書曰崔洪清厲骨鯁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

兄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鷓之兄

亦有下講命中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太守相虞

署以為督郵於是貪令自青還印綬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講即中

畫壁如真

陳書曰齊廣寧王存珩好綴文

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

資負僧達之馳獵

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

致仕嘗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弗復游獵

教行父之事君

左傳曰季文子

對宣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唐則斷聯而見放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聯任去良犬

並解綫放之

漢則斤賣而不用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斤賣之

逐

黃犬於東門

史記曰李斯臨刑歎曰思牽黃犬臂

擊手鵬

鷓於雲夢

幽冥錄曰楚文王好獵人有獻鷹為獵於雲夢煙燒張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瞪目雲際

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答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疑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背翻而升須臾毛墮若雪

血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度其兩翅數十里眾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鷓鷯也乃厚賞之

至若梁不異貪

而見求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顯為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入不避顯顯收之使人擊鷹

而止也顯追捕甚急異辭乃止

大亮忠而不獻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

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言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

不能自已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謹

馬融既美於出籠

馬融與伯世書

曰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兔毫以乾菜目送餘日茲樂無已

要離亦聞

於擊手殿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將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

故其威同尚父

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

名傳邳都

漢書曰邳都為濟南太守時人号為蒼鷹

魏帝以

秋吟見重

魏文帝答繁欽書曰商風振條秦鷹秋吟

侯文以嚴霜相行誅

賦侯文之職注

支遁則愛其神俊

建康實錄云支遁好養鷹馬而不棄放人或問之曰愛其神俊

元坦則肆其畋漁

三國典略曰元坦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性好畋漁鷹犬常數百頭置網十餘

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至於鷲鵠鵠麻非失於為鳩

禮記月令曰鷲鵠之

日鷹乃化為鳩

處暑者不差於祭鳥

周書曰處暑之白鷹乃祭鳥

逐不仁

者子產

左傳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名奕鳩

者少皞

左傳曰少皞為鳥師而鳥名奕鳩氏司寇者也注鷹鳥也

又若翻短飛急駁

長起遲

魏彦深賦曰雙駁長者起遲六翻短者飛急

大雌小雄

彦深賦曰雌則體大雄則形小

加毛減肌

彦深賦曰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

時令既傳於學

禮曰小暑鷹乃學習

爾雅亦号於飛翬

爾雅曰鷹隼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

亦聞惡彼足黃

彦深賦曰赤精黃足細骨小肘住不可呼舉不及走若此之輩不如勿有

欲其

食疾

彦深賦曰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頸猴立是為無病

尉羅設於已化

禮曰七月鳩化為鷹

然後設羅網

矰弋禁於未擊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

飢而

為用猜防既見於曹公

魏志曰呂布使陳登詣太祖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

之太祖悅布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言侍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不然曰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翼晉書載記揚去布乃解

曰慕容垂請至鄴拜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唯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去果不還

雞賦

伊雜雞之彩質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雜未成雞曰健絕有力奮雜音柰

實貝淪

英於玉衡

運斗極曰玉衡星散為雞

取巽之象

易曰巽為雞注雞知時号令之謂

稟

火之精

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翰音見號

禮曰宗廟之雞

燭夜為名

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賓子孟既觀於斷尾

左傳

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曰憚其犧也

州綽亦効其先鳴

左傳曰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注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

比於雞鬪勝而先鳴

或以占戎馬之象

淮南子曰雄雞夜鳴軍兵動而戎馬驚

或以

認蒼蠅之聲

詩曰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若乃五

指金駁

廣志曰鷄有胡溝五指金駁反翹之種

花冠承露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

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清鳴聲傲也

季平既銜於芥羽邱氏亦誇其

金距

左傳曰季郈之雞鬪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

或養之而襍火

山海曰鷩雉一名山

雞養之讓火 或畫之而帖戶 見春賦畫雞索草注 子孟嘗効之

而獲免 史記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者有能為鷄鳴遂發傳出也 燕丹為

之而得度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早度 至於三尺曰鷄

爾雅曰雞三尺為鷄鷄音昆 正旦磔門 見春賦懸磔雞注 性惟司夜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

用其能 職在鳴晨 太元經曰雌雞鳴晨雄雞宛頸 候天星而肆赦 北齊書曰

武成即位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星占曰天雞星動當有赦帝王以為候

金馬而為神 漢書曰方士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復有

越雋長鳴 西京雜記曰孝成帝時之趾越雋獻長鳴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一鳴一食長距善鬪 馬

事十八

十二

高

韓細尾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 子路冠之而示勇 史記曰子路性

鄙好勇力冠雄雞佩假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為弟子 黃父戴之而吞

鬼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將 祖逖則

舞於夜鳴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夜中聞荒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庾

翼則怒其愛雉 晉書曰庾翼攻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

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 弃之可惜者漢中之地 九州春秋

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弃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脩曰夫雞肋弃之則可惜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

王欲去也乃白 連之不一者山東之執力 戰國策曰秦惠三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

戒嚴王遂還

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或食之而數千
呂氏春秋

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樓也或食之而數千
春秋

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或膳之而日雙
左傳曰公膳日雙雞侯之

也食其毳數千而後足或膳之而日雙
膳日雙雞侯之

不差於風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執之必在於工商周禮曰工商執雞注

云取其守亦有羊溝之鬪
莊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

者以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鬪尸鄉之養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北

山下養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放散食或鳴在雲
欲取呼名即至取雞及子得下萬錢輒置錢去

中述異記曰濟陽山有麻姑仙處俗說山上千年則金雞或葬
鳴玉犬吠論衡曰傳云淮南王昇仙雞鳴犬吠皆在雲中

於山上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文繡既死子
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葬繡於其中北九

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聞其
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臚臚古詞曰臚臚臚臚雞初聽彼膠膠詩曰風雨蕭蕭見弃
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翻求於鳳警陳子要言曰弃晨雞俟鳳警言亦猶被割
弃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政也

何在於牛刀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至若棲殿
聲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中之樹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
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以指資放

番婁門之牧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使管輅之占魏志
破墟者吳王牧雞處

原太守劉那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射之曰高岳問越巫之
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立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卜史記曰越巫立越祀江道連之而縱火見火賦江傅琰
而以雞卜上信之

剖之而斷獄

齊書曰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雞得粟罪言

豆觀奉先之鬪

漢書曰許奉先好鬪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其女為婕妤好立為皇后奉先封

侯記越王之畜

越絕書曰雞山勾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天淵曾喜於

陸機

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堪

陳倉更聞於秦繆

辛氏三秦記曰

陳倉山上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不得得雄者

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又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則野雞晨鳴別

有長鳴遠飛

長鳴見上注洞冥記曰遠飛雞夕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

黃冠

青綏

臨海異物志曰杉雞黃冠青綏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垂綏

并黍而

事十八

十四

陳明仲

食

論語曰子遇丈人以杖荷篠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鑿垣而棲

爾雅曰雞棲於椽為築鑿垣而棲為

既牝晨而家索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亦逆前剪而冠

姜

晉書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權眾假号皆平桓氏遂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姜及玄建國於楚衡

陽屬焉自莫

則有至北埭而方鳴

齊書曰武帝嘗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

雞始鳴今呼

到新曲豆而自識

漢書曰七年高祖以太上皇歸置縣徙豐人實之号曰新豐

并移粉榆舊社街巷棟宇一如舊制士女老幼各知其室雖雞犬縱放亦識其家焉

傳朱公之所化

通曰呼雞朱朱俗說

重樂妻之不食

後漢書曰樂羊子妻嘗有他舍雞誤入垣內

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使食他肉姑乃弃之

又若守夜稱信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

魯哀公曰夫雞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
勇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食必相呼義也雖有五德猶淪而食之
者何也以其
所從來近也

候潮表異

異物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
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驅之既喻於馭民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
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

夢之亦憂於武吏

夢書曰雞為武吏有冠
距也夢見雄雞憂武吏

鑑形乃舞

異苑曰魏武時南方獻山雞帝欲其鳴舞而無由
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

映水而溺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
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則溺

其半露

晉書曰苻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
食之既進即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驗焉

養其全德

列子曰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
鬪故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

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

含塗既見於能

言

拾遺記曰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
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桃都亦聞於出日

中

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右廣候

之而駕

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子反

則之而食

左傳曰晉與楚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
吏宓不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見於事

始崔光知翅足之多

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夏有
典事史顯獻四足四翼雞詔以問光

長曰翅足衆多羣下相扇動之象脚老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置在窓

聞宋氏得講談之益

幽寘錄曰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常買
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

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論極有言致
終日不輟慶宗因此言功大進

事類賦卷第十八





